

新智識叢書

優生問題

王新命譯



優生問題

第一章 境遇之改善

第十九世紀實爲社會生活大改善之時代。社會亦要求改善一切所必須改善之情形。緣十八世紀後半期產業未進步之結果，社會生活亦起一大變化；機械之使用，在一方面固可令生產額大爲增加，而在別一方面則足使各地方之家庭工業完全覆滅。家庭工業雖爲幼稚而單純之工業，然從事於斯者之生活則爲差稱安定之生活。反之，人人各去其田園而集中於都會，其生活殊不安定，雖物質的方面，都會較地方爲豐富，結果趨於都會者日多，都會之人口日益膨脹，工場勞動者之數亦日益加增，顧其繁榮則決不足語於文明的繁榮。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之生活狀態，其齷齪不適於衛生狀態果達於何種程

度，則但徵諸當時公共團體殆絕無作爲衛生費而支出之費用一事，已不難想像而得之，若更讀愛德華查迪克爵士 Sir Edward Chadick 千八百四十二年所著『英國勞働者衛生狀態』之報告，則更有事實抑且較想像爲尤甚之思。

此報告係詳描一生意盎然之產業國國民，正生活於幾不能以言語形容之骯髒與疾病——卽謂之向死路進行適例亦顯——之狀態中者。外此國民之報告雖無十分著名者，而千八百四十八年赫克帖爾加衛因 Hecter Garin 所出版之『衛生雜誌』亦爲視此無遜色之珍貴參攷書籍。就此報告觀之，則知當時伯迪奈耳格林市因產業發達之結果，遂成一大都會，但其房屋之大部分，皆係平民屋，避暑別墅，臨時屋等，其最初卽以「住宅」之目的而建築之者，則卽謂之全無，亦無不可。當時是市之大道長三十三哩，橫衢之長約百里，（除小街及狹巷不計）然其洩穢之水道，則不過數哩。垃圾桶幾全無設備，卽廁所亦絕無而僅有。人家紙屑常從窗外擲出，通衢幾成爲穢物場，甚且有穢

物高積至於幾不能通者，其惡臭之滿街，則亦不待言。此延長達百三十哩有奇之伯迪奈耳格林市街道，清道夫人數僅十三，且爲衰弱蹣跚之老人，故卽盡驅此人夫循行各教區掃除一過，估計亦須九十日之久。因是癘疫遂極猖獗，流行病亦蔓延不已。此種情形又不僅伯迪奈耳格林市爲然而已，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各地亦然，且舉凡號稱爲工業都市者，亦莫不皆然。一般人對於此種可悲之狀態，從無措意及之者。彼等之生活，多放縱無度，從不加絲毫之節制，且亦不加以一度之考慮，擁有金錢之時，則儘其所有而飽食豪飲，其明日卽無以爲食，竟視此爲平常之事。其產兒似產鼠之多，然病者死者之數則亦成一正比例。故生產率雖增加，而死亡率亦隨之而增加。雖其種不減其壯強，而較於三十年前各人之體格爲劣弱（如伯迪奈耳格林市等）者，則爲不可掩之事實。據某醫學士之報告，倫敦紡績工人之體格，以全體論，實較前爲小；此雖不過其一例，然亦可由此而概見其餘。唯其人之體格，雖逐

漸退化，疾病及死亡之率雖亦有增加，而以英國全體之人口論，則固急速增加而弗已。自千八百十一年至二十一年之十年間，其人口增加率之鉅，無與比倫。且就世所稱爲『野蠻產業』者而論，英國之勞動者，亦遠勝於他國之勞動者。因是，雖在法國及德國，亦復輸入英國之勞動者，以爲即加倍予英國勞動者之工值，亦較僱傭能率低下之本國勞動者爲有利。而英國大多數之農民，亦爭去其田園而集中於都市矣。農民之大多數，去其田園而趨於都市，其所影響於地方生活者本甚鉅，但舊時英國之地方生活，因具有堅固之基礎，故產業之革命雖起，亦尙不易爲所破壞耳。

雖然，十九世紀初葉，因機械之發明，產業界所生之重要變化，決不限於都市，且亦不僅止於農民去其田園而趨於都市之一端；其實，即在查迪克草其報告之時，所謂『倫敦勞動者之三分之二皆係從各地方移入』之重大事實，亦不可不注意及之。蓋其內部之變化實較諸現於外部者，尤深尤鉅，而勞動者之集

中於都市，又即都市產業界發生大變化之結果，地方亦復直接受其大影響之左證也。此種影響，慧眼之約瑟夫弗列提耶（Joseph Fletcher）氏，在當時即已有所覺察。氏於千八百四十九年由統計學會發布題爲『在英格蘭及威爾斯之道德的統計』一非賣品之小冊——著者今有是本，係抱改革熱誠，留偉大影響於英國之社會生活的有名急進論者首領約瑟夫休穆（Joseph Hume）氏所賞藏者——即欲就『緣何自十九世紀以來，英格蘭及威爾斯之人口增加數不及二倍而同一期間犯罪者之數則竟達五倍』之理由，而爲統計的說明者。此犯罪者之增加，恆人之所想像，必以爲都市因來自各地之人民，爲不潔無秩序之集合，同時其警察之組織又較爲完整，便於偵查罪犯，犯罪者之數，必較地方爲多。但實際上犯罪事實之大部分，並不增加於都市，却反增加於地方。弗列提耶氏前曾有所抉發，謂在其前此約半世紀以前，機械的組織及經濟的動搖之影響，各地方所受者亦與都會相同；而上述地方犯罪者之增加，

則足爲其有力之證明。農業之革命，起於十八世紀初期工業革命尙未發生以前，結果，戶外勞動，勞動之分業，商品之生產等固皆蒙其影響，而此影響又由於其職業之種類，有爲地方階級之所關者，因是地方之階級亦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小農既一變而成爲非農業家，勞動者亦與都會之勞動者畧無二致，前此彼等皆住居於僱主之家，爲其技術上之相手，以技術，勤勉，儉約之斯三者，服僱主之役，今則無之。今彼等已成爲單純之勞動者，換言之，卽已成爲一市民而非所謂服役人矣。唯彼等雖爲市民，亦爲無友朋，無智識，放縱無度之市民，此則頗足引以爲遺憾耳。第列提耶氏鑒於由產業革命之結果而積富極鉅之中流階級中人，對於爲彼等造富之勞動者生活狀態，絕不絲毫念及，頗以爲異。故氏之文中，有『無智識及墮落與貧乏及野蠻同，其刺戟旁人之同情心也，不可不先備其聳人目光之外觀』之語，同時且以爲因受經濟組織之庇蔭，所產出之富較他人爲多，而毫無思慮之人，不可不令其一深思之，同時令

勞働者盡其爲良善市民之完全義務的時代則亦已逐時而逼近。唯方彼草此文之時，未來之新時代，則既啓其牖戶，第十九世紀之夏克利士（希臘象徵勇力之神）亦已淨除德謨斯王之廐舍，而着手改善在新產業時代中求生之人類生活狀態之大事業。未幾街道卽次第鋪石，穢物亦有着落，洩穢溝渠既陸續浚濬，警察之組織復加以改良，對於清潔之飲料水及街燈之爲必要，固予以承認，卽住宅之衛生狀態亦復注意及之。尤可喜者，一般人對於上述種種之改善，咸不僅無施其反對者，抑且切認其爲必要焉。

唯是，上述種種之改良，一般人雖皆視爲必要，而於勞働狀態之改良——此其爲必要雖不減於上述各項，但良不如上述各項之易惹人目——則尙不能遂謂爲並無反對之者。按自十九世紀之初，雖已有在廣義上可認作『工場法』之法律，第此法律實爲規模狹小而且無力之法律。而僱起暴富之中流階級，對於待遇勞働者方針之必須變更，亦無強烈之感覺。唯彼等對於改

良後之勞働狀態，決不至有害於自身，則稍有所覺，即目下彼不團結，無智識且日就墮落之勞働者，正爲今中流階級占優勝之故，而胼胝手足，與夫爲國家之繁榮及發展計，應視最必要之『生產品之增加』，乃與自身尤爲有利之事，彼等亦已知之；故彼等亦感有先將勞働者置於放任自由之境遇——縱令此之所謂自由，爲從事勞働而死及不勞働而餓死之自由——之必要。因是之故，當時雖有主張制定工場法者，然顧者絕鮮，且恆受大多數之反對。而彼可憫之勞働者，其所能保持多少之勢力，則反全恃乎貴族階級之援助。當時瑟佛

特伯里伯爵七世（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Shaftesbury 七世孫，以一八〇一年生，卒於一八八五年，一八二六年爲上院議員，後此又入威林吞及批耳內閣爲閣員，尋下野專意從事予社會的事業。）曾以其愷悌謙遜之天稟，及所受於社會之尊敬，暨聲望，努力爲勞働者之聲援，從種種方面謀改善勞働者之生活。然惜彼之政策，雖爲時代要求之結果，對於勞働者雖確具彰

明較著之慈惠的傾向，而此政策則雖在隨勞動者之進步，同時已漸次移置於民主的基礎之上。今日亦尙不能，不能謂爲已逾於制定工場法之時期；不過至此其範圍已益廣，一般人已深感其必要，從正面而反對之者，已極占少數而已。

此種改良生活狀態之運動，其後因一般人已均承認改良物質的境遇，及改良勞動者之出產暨其養育狀態，均爲必要之舉，於是遂獲一長足之進步。但其運動範圍大擴張之時期，雖可謂係與四十年前實行於英國之『教育之國民化』同發其端緒，而運動意義之隨其廣大範圍而加深，則爲最近之事實。今者教育之見重於世，已非四十年前所可比，不僅學科日以加繁，即教育之範圍，亦不僅止於施教，且包含較施教尤有價值之根本的設施；例如遇必要時須供給一定之食糧於兒童，及低能兒之特殊教育，暨檢查體格，監督衛生等事，亦以次而受教育範圍之包含，凡此者，皆根本設施之類也。

然，兒童之教育，必俟其達於就學年齡而後施，既不能謂爲無遺憾，而兒童在未達就學年齡之際，亦未嘗不可施以適當之教育，故近年以來，遂有兒童甫生即施以教育之舉，遇必要時，且有移甫出生之兒童於有利之社會的感化之下者。而千九百零八年英國所頒布之出生申明法，則亦爲保護兒童運動所產生之一結果。據此法律所規定，則兒童出生後數時間之內，必須報告於政府，如政府認爲必要，則即派遣管理健康之女醫，令其授以養育兒童所必要之注意，有時則並與以醫術上之援助，（在法蘭西之某地方，早已施行類此之法律。）又爲保護兒童運動之人，所特傾其全力以從事運動者，厥爲令生母授乳——在其健康之時——於兒童之一事。此種運動，相傳係故勃登教授爲之前導，氏曾設立幼兒保護所於巴黎，每週一診察兒童之發育狀態，并度其體重，授人以必要之注意，且獎勵乳房之授乳。嗣後此種兒童保護所之設置，爲歐洲各國諸都市所取法，結果，幼兒之死亡率遂大爲減少。同時勃登教授所

創始之牛乳供給所，各地亦爭先仿設，遇有不能以乳房授乳者，則斟酌其情形，或以廉價供給優良之牛乳，或竟無代價而供給之。唯牛乳雖可飼兒，而在母體健康之時，終無較以母乳飼兒更佳者，更就養育上之見地而言，亦無較育於生母之手爲更優者。故關於兒童之保育，雖有最善良忠實之乳母，亦不如生母之親自養育者爲佳。自幼兒之死亡率言之，則用人工授乳之幼兒死亡率，其數實較乳房授乳之幼兒死亡率，多約三倍之譜，而同一由於乳房授乳之幼兒死亡率，亦因有乳母授乳與生母授乳之殊，其數目亦有多少之別。據意央市之調查，則知由乳母授乳之兒童死亡率，較由生母授乳者之死亡率，實占約二倍之多數。且生母授乳之利益，尙不僅止於肉體的方面而已，同時并有刺戟其對於兒童愛情之效果。用是，有斟酌都市之情形，對於躬自授乳之生母，與以一種之獎賞，以勸勉其餘者；亦有特設法律而強制授乳者——其不能授乳者則須具陳其不能之原因，粘以醫生診斷書，報告於政府。此外各國對於

有職業之婦人，雖大抵均已特設法律，令其於產後爲數星期——普通由四星期至八星期——之供養，第自養育幼兒之見地言之，則僅此數星期，固有所不足。兼以在強制休養之期間，僱主之不停付其勞銀者殆極少，因而在休養中之婦人，多陷於不得不反望縮短其休養期間之可悲的狀態；故實唯有制定國民保險法，令產婦得由此而抵補休養期間之勞銀，方可收幾分之效果也。此法在前此無行之者，唯在某等國則有令工廠附設育兒所，俾在廠操業之產婦，日得數次授乳之機會耳。

其實，如更徹底加以討論，則嬰兒縱自呱呱墜地之始，即加以社會的保護，寧亦即能謂無遺憾。蓋嬰兒距其未出生以前，其成長於母胎之中者，尙歷九閱月有奇，而此在胎內之九閱月有奇，亦有自始即加以社會的保護之必要也。現此節一般人亦已承認其必要矣。至關於此改善誕前嬰兒境遇之研究

——所謂兒童文化(Puericulture)重要之部分——直至千八百九十五年，法

蘭西之批諾氏等始肆力於是，爲期雖至短，然據其研究之結果，則已判明懷妊中母體之生活狀態，大有影響於嬰兒之健康。其由出生前兩三閱月即得休養之母體所生嬰兒，多肥重而美麗，而由去出生無幾日尙操勞作之母體——其體格縱極強壯而健康——所生嬰兒，則大有遜色。又妊婦在產出前得數個月之休養，則大足以防流產及早產之危險。本來國家愈成爲文明國，則早產之數亦有愈多之傾向，而此不足月早產之嬰兒，不唯皆比較的羸弱，其死亡亦較多，其幸獲成長者，其體格亦甚軟弱，此誠一極重大之事件也。據調查之所得，在英國幼兒夭殤之數，中有三成係不足月而早產之嬰兒。由斯可知在產前爲充分之休養，蓋係防止早產之最有效的方法，而母體不曾休養而產出之嬰兒，較曾經休養而產出之嬰兒，其在母胎中之發育，實當遲緩約三星期之譜。故產前母體之充分休養，不唯爲未來嬰兒生涯之幸福計，應視爲必要，即在保護母體上立論，亦屬一極關重要之事。所惜『與妊婦以充分之休養，實

卽所以使種族向上，卽在減輕社會之負擔上，亦極關重要』之一事，一般人尙未能了解，故國家亦尙未制定一適當之法律耳。在前此十餘年前卽千九百年，萬國衛生會議，雖曾爲『從事職業之婦人，產前須與三個月之休養』之決議，然欲使此種主張得以實行，則妊婦在休養期中之生活，自不能不予以保障，而目下一般人則尙不知實行此種之保障，厥爲社會全體之利益也。關於此事，某名人嘗有一至確之言，其言曰：今妊婦所受之待遇，尙遠不如人類之屑——盲人，聾啞及墜落者，狂人，暴徒，廢人及白痴等——所受待遇之佳。故吾人決不能不打破此種謬誤之思想，而使妊婦獲得完全之保護。

世人之漸注意於保護母性一事，此可由於專施教人爲母之道的學校之增加——創辦此種學校，雖仍爲一二苦心孤詣者之事業——而知之。一般人至最近爲止，均信關於爲母之義務的智識，爲自然可有者。而因茲一念之差，所加增之幼兒死亡數目，則曾不知其幾何。直至千九百年具有社會主義

的思想之比利時一青年醫學博士彌意耳氏，始於剛脫市設教育母性之學校，授比利時之婦女以爲母所必備之教育。後貝爾托蘭德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氏之前夫人，造訪斯教，齎其思想以歸英，得衛生局中心人物薩依克斯博士之助力，遂建英國母性學校於聖潘庫拉斯。過此以降，各國始相繼設立以母性教育爲目的之學校，剴切詳明教以解剖學，初步生理學，暨育兒，妊娠及其他所必須之知識焉。

第二章 目下之各問題

吾人如綜觀過去一世紀間之各種改良社會運動，則可分之爲四階段：卽（一）爲清潔道路，改良住宅，驅病毒，除穢惡之運動；（二）爲改善勞動狀態，制定工場法進而舉徹底的改良之實際運動；（三）爲保護未達勞動年齡之幼年，施設義務教育，並進而保護自出生以至於就學年齡之幼兒之運動；（四）爲賦與胎兒使得生活上健康必要條件之運動是也。四種運動之中，以第四之運動

爲改良社會之最徹底方策，惟惜其尙正在循序而漸進之中耳。

唯上述之四階段，乃爲敘述之便宜計而分之者，其實則凡此種種之運動，在目下尙正向吾人之前路而進行，固不能謂爲歷史之階段也。現此種種運動，其範圍陸續擴張而不已，在其所着眼之各點，亦益徹底以行之，蓋已漸成有更調和的組織之運動矣。如更就此運動之進行情形觀之，則卽謂行見『令醫生無報酬而爲患者療治，并令政府負國民保健之義務，以國費供給醫藥於一般人』之運動，亦將崛起，抑亦不能謂爲過言也。

雖然，同時吾人尙有不可不注意者，卽此種之運動，實不僅以改良人類之『質』爲目的，而求所以改良吾人生活於其中之境遇，亦爲此運動之目的。今世人多想像吾人對於人類之生命，並不能加以何等之統制，卽對於兒女之產生，亦並不負何等之責任；彼等咸以爲人類之生命——不問其數衆多至何許，亦不問其質惡劣至何許——係出於神授，以對於本問題挾疑問者爲不敬不